

地方依附的近新研究进展与评述

徐梦洁¹, 龚敏飞², 吴红梅^{1*}, 路刘洪³, 曹雪芝¹ (1.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2. 江苏省兰德土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南京 210019; 3. 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2)

摘要 对近年地方依附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 从地方依附的维度、地方依附的测度、地方依附的尺度、地方依附的前因后果和研究成果的应用等 5 个方面加以阐述。在此基础上, 总结了现有研究在概念体系、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本土化方面存在的不足。最后, 展望了我国特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地方依附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地方依附; 研究进展; 评述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5)34-278-08

Progress of Recent Research in Place Attachment and Review

XU Meng-jie¹, GONG Min-fei², WU Hong-mei^{1*} et al (1.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2. Rand Project Land Technology Co. Ltd in Jiangsu Province, Nanjing, Jiangsu 210019)

Abstract The recent research documents about place attachment were reviewed from aspects of dimensions, measurement, scale, predictors and consequences, and appli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existence insufficiency of current research in concept system, research angle, research method and localization we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research directions of place attachment under the special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in China were forecasted.

Key words Place attachment; Research progress; Review

人与地方之间存在关联, 随着人们对地方的认识不断加深, 人们会不断将意义和价值赋予地方^[1]。研究人员最早注意到这一点是处于观察人们的思乡情结,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学者们开始不断对其进行探索。Wright^[2] 首创敬地情结(geopiety)一词, 用以表示人对地理空间产生的深切敬重之情。1974 年华裔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3] 提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这个概念, 其后 Relph^[4] 又提出地方感(sense of place)一词, 类似的概念还包括地方依附^[5]、社区(community)依附^[6]、邻里依附^[7]、与自然的关联^[8] 等等。直至 Williams 等^[9] 于 1989 年以定量方法验证了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的维度, 地方依附这个概念才为研究人员广泛认可, 成为最常用描述人地关联的术语。

对地方依附的界定, 可以从地方和依附这两个术语着手。地方(place)不仅具有地理上的含义, 还兼具人文和社会心理的内涵, 是社会和文化意义的载体^[2]。段义孚^[10] 指出地方与空间(space)具有不同的含义, 空间可以用矢量精确表达出来, 但只有在人们赋予空间意义之后, 空间才能转变为地方。Relph^[4] 认为地方包括三种成分: 物理环境、人类活动以及其心理意义。依附的概念源于依附理论^[11], 该理论描述了婴儿与其父母之间的感情联结(bonding)。因此可以将地方依附定义为人与场所之间基于感情(情绪、感觉)、认知(思想、知识、信仰)和实践(行动、行为)的一种联系, 在其中感情因素是第一位的^[12]。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众多学者们分别从环境心理学、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等专业背景出发, 以不同的视角对地方依附开展了理论和实证研究^[13]。

国内对地方依附开展研究始于 2006 年, 黄向等^[14] 将地方依附的概念与理论引入旅游地理研究之中, 认为可以将其

作为游憩行为的研究框架, 当时使用的术语为“场所依赖”。与这一术语较为接近的概念“地脉”和“文脉”则早已有之。所谓“地脉”是指某个区域的自然特性和地理环境, 区域的范围可以大至国家, 也可以小至一处风景区^[15]; 所谓“文脉”, 相对于“地脉”而言, 是指一个地区的人文特性^[16]。唐文跃^[17] 较早撰文介绍了国外的研究进展, 分析其概念体系, 并提出了包含对象、领域、主题和目标的整体性研究框架。此后研究人员陆续展开地方依附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本文将从地方依附的维度、测度、尺度、前因后果以及研究成果的应用等方面对文献加以梳理, 总结现有研究的侧重、特点与不足, 并阐明今后的研究方向, 从而促进地方依附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1 地方依附维度的研究

地方依附的维度(dimension)是指地方依附的类型或原因^[13], 我国台湾地区将之译为“构面”。虽然研究人员对地方依附的定义存在差别, 但大家一致认为地方依附包括多个维度, 具有多元性^[18]。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建构(construct)地方依附的维度, 以便使之可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对地方依附的维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并列型、递进型和机理型三类。

1.1 并列型维度 大多数研究人员将地方依附的维度视为并列型建构。Schreyer 等^[19] 最早对地方依附的维度进行了探讨, 认为地方依附包含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和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两个维度。其中地方认同采纳了 Proshansky^[20] 的观点, 他认为地方认同是自我与环境之间的认知关联, 属于自我认同与物理环境相关的部分, 具有情感性与象征性, 表现为与环境关联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想法、信念、偏好、感情、价值观、目标、行为趋向以及技能等复杂的模式; 而地方依赖具有功能性, 涉及环境如何为人们达成各种目的而服务^[21]。

一些学者在这两个维度的基础上添加了其他并列维度。

作者简介 徐梦洁(1973-), 女, 江西宜春人, 副教授, 博士, 从事人地关系、城市扩张研究。*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 2015-10-14

如 Tarrant^[22] 将之划分为三个维度,除了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之外,还设置了地方社交关联 (social bonding) 这一维度,即人们会因为当地建立了社交圈而重视这个地方,并建立起群体的归属感 (group belonging)。Ramkissoon 等^[23] 则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地方情感 (place affect) 这个维度,个体对地方的情绪积累会促成个体与地方之间的情感关联,当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体验增加时,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地方依附。迄今为止,地方依附的两维建构得到了广泛认可,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根据这两个维度来构建量表对地方依附加以定量测度,国内研究也是如此。

1.2 递进型维度 Shamai^[24] 将地方依附 (他称之为地方感)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地方归属感 (belongingness), 第二阶段是地方依附感,第三阶段是地方承诺感 (commitment)。每一个阶段又各可划分为两个层次,层次之间的界限并没有阶段那般分明,体现了地方依附的连续性,从而将地方依附划分为 7 个层次:无地方依附、对地方有所认识、对地方产生归属感、对地方产生依附感、对地方产生认同感、积极参与地方活动以及为地方做出牺牲。一方面,这些层次可以视为地方依附发展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在特定时间和地方,不同个体的地方依附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Hammit 等^[25] 的思路与 Shamai 相似,在研究旅游者的地方依附时,他们认为旅游者地方依附的强度会由浅到深,并因此提出逐渐递进的 5 个维度:地方熟悉感 (familiarity)、地方归属感、地方认同感、地方依赖感和地方根植感 (rootedness)。其中,地方熟悉感源自人们对游憩地区的熟悉与安全感,并通过个人记忆与体验的积累而产生对地方的认知与了解,此时游客尚未产生强烈的认同感或依赖感。随着记忆和体验的增加,人们对地方就会产生一种属于这个地方的感觉,将自己视为地方的一份子,融入当地的环境氛围,即形成归属感^[26]。当人们与地方之间关联的不断增强,由个人的身份认同就会形成地方认同感^[27]。当地方可以满足人们的特定需要时,就会发展为对地方 (旅游地) 的依赖^[25]。当人们想要停留此地,甚至想要拥有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产生了地方根植感^[28]。

1.3 机理型维度 Scannell 等^[12] 提出了地方依附的 PPP 分析框架,其中包括人 (person)、心理过程 (process) 和地方 (place),即依附主体、依附客体以及依附的形成过程。在这个框架中,第一个维度是作为行动者的人,包含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涉及文化和历史背景等。在个体层面,地方依附是个体与地方的关联;在群体层面,地方依附包含地方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并且该意义由群体共享^[29]。第二个维度是心理过程,包括情感 (幸福感、爱等),认知 (记忆、图式等) 和行为 (重构) 三方面。首先,人地之间的关联包含了人们对特定地方的情感纽带^[5];其次,人地关联也包含了认知元素,对于个体而言,重要的是与特定地方有关的记忆、信念、意义和知识;第三,地方依附可以通过行为来表征,在人们形成了对特定地方的依附之后,一旦人们离开这个地方,就会迫切希望重返并付诸行动^[30]。第三个维度是依附的对象——地

方,影响因素包括地方特征如社会特征、自然环境、建筑特点等,Scannell 等^[12] 认为这可能是最重要的维度。该机理型维度框架适宜纳入地方依附的质性研究中,用于指导质性研究的数据采集过程。

2 地方依附的测度

地方依附的测度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质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现有研究以定量研究为主。质性方法的研究传统可以追溯至地方感的地理分析;而定量 (心理测度) 研究可以溯源至早期社区研究^[31]。这两种方法的理论和方法论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对应于诠释性范式和实证主义范式,这两种研究途径的特征也有所区别^[32]。

2.1 定量测度 研究人员最早采用关联指标来定量测度地方依附,这些指标包括居住时间长短^[33]、社区命名^[34]、房屋产权^[33] 等等。这些指标并不能直接测度地方依附,而是间接反映地方依附的强弱。其后,研究人员逐渐关注如何直接测度地方依附,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标或量表来验证地方依附的维度。有些指标仅对应的是单一维度,如 Hidalgo 等^[18] 将地方依附视为一个整体加以测度。Shamai^[24] 甚至只采用了一个问题 (你对某地的地方依附程度如何?) 来了解地方依附的程度。有些量表则包含两个或多个维度,Williams 等^[9] 较早用心理测量方法验证了地方依附的两维结构——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到目前为止,Williams 等^[27] 提出的测量量表得到了最为广泛应用。此外,还有一些针对特别尺度的量表,如 Lalli^[35] 提出的城市认同量表 (Urban Identity Scale),用于测度城市尺度的地方依附,包含五个维度:外部评价、一般依附、与个人过往的连续性、熟悉感以及承诺感;又如测度家/家乡根植性的根植性量表^[36],即包含两个维度:家/家人以及变化的愿望。

在定量研究中,研究人员通常使用调查问卷来获取数据,如 Fried^[37] 在美国波士顿西区的研究中,通过问卷对近 500 位以白人体力劳动者为主的调查对象展开调查,了解他们在迁居前后对所处环境的依附程度。为了检验量表,还可以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维度的合理性。如 Raymond 等^[38] 在 Williams 等^[27] 的二维模型上增添了自然环境关联 (natural bonding)、家人关联 (family bonding) 和朋友关联 (friend bonding) 等维度,并与传统二维模型比较,结果表明传统二维模型的拟合度更好。

国内的定量研究主要使用的也是 Williams 等^[27] 的量表和测度项,或对量表加以调整后使用,如李芬^[39]、唐文跃^[40];有些研究采用的是 Hammit 等^[25] 的五维度量表,如周慧玲、许春晓和唐前松^[41]、李九全和王立^[42];有的研究采用的是 Gustafson^[43] 的三极地方构成模式——自我极、他者极和环境极^[44]。还有一些研究人员采纳了 Williams 等^[27] 的两维测度模型,但在质性研究基础上自行提出了测度项,如尹立杰等^[45];还有研究人员对两维测度模型加以修正并自行提出测度项,如熊帽等^[46] 以大学城为研究区域,结合当地特点和大学生行为心理特征,进一步将地方依附区分为功能依赖和情感依赖,并设计了与之对应的 15 个陈述句测度项。但这

些本土化的量表尚未得到广泛应用。

2.2 质性测度 为了了解和诠释地方所承载的意义以及地方依附的感知与体验,在采用质性方法研究时,地方依附的意义通过人们的五感、正面或负面的想象、回忆、情绪感触得以再现^[4]。根据质性数据采集时五感的使用情况,可以将质性数据采集方法划分为两类:传统方法和“新”方法^[47]。所谓传统方法,是以语言为主,采用深入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来获取录音(文本)数据,在运用这两种手段时,往往还辅之以观察,因此观察也可归入传统方法,如Chow等^[30]通过访谈了解异地就学的大学一年级新生对家的观点和看法,揭示了空间上的分隔(距离)反而能突出新生对家和家乡的地方依附。“新”方法则更强调互动性和创造性,数据类型不仅仅包括语言,还包括图片或影像等,甚至研究人员与环境的互动也成为数据,这些方法包括心理感知地图(mental map)^[47]、移动访谈(go-along interview)^[48]、照片引谈(photo elicitation)^[49]以及参与式影像等等(participatory video)^[50]。有时研究人员也会结合这两类方法一起运用,以发挥其所长,如Trell等^[47]以温哥华的中学生为参与者,尝试了多种方法的结合,以了解他们对学校的地方依附。在质性研究中,研究人员需要从中识别研究参与者的独特观点,了解地方所承载的社会或文化意义,并对人们的行动或观点加以诠释。

国内的质性研究数量较少,2012年才有研究人员采用质性分析方法测度地方依附,如杨昀和保继刚^[51],他们以桂林阳朔西街为研究区域,通过深度访谈来了解外来经营者的地方依附特征,访谈对象包括外来经营者、本地居民、政府管理人员、访客、雇工等,经过归纳分析,将外来经营者分为四类:生活方式主导型、商业联接主导型、厌倦地方型、利益驱动型。戴光全等^[52]、戴光全等^[53]以节事(event)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扎根理论分析了2011年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和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这些场所对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所代表的意义。黄向等^[54]则采用了较新的质性方法——游客使用图片(VEP)法来分析旅游地地方依附要素维度,他们请频繁使用广州郊野白云山公园的当地居民(游憩者)在游憩过程中拍摄照片,再围绕照片开展访谈,从而将居民地方依附的维度归纳为环境景观、休闲、人际社交、设施服务四个方面。

2.3 定量方法与质性方法的结合 现有研究更重视地方依附的程度(how much),而对地方所承载的意义(what)关注较低^[55-56]。地方的意义来源于个人或集体的回忆、宗教或国家的象征以及个体亲涉该地时的多重感知与体验。对地方依附的定量测度使得研究人员了解到人们与地方之间情感关联的主观重要程度和强度,却不适宜衡量人们赋予地方的意义,因而难以反映地方依附的丰富内涵^[31]。2007年,Beckley等^[57]和Williams等^[58]辩论是否可以在测度地方依附时将定量方法与质性方法合二为一,前者表现出了“对质性测度量化”(quantifying the qualitative)的强烈意愿,后者则质疑二者的结合缺乏合理的哲学前提,认为跨越二者研究范式的差异极不合理,也不可行。

虽然尚未有学者尝试将定量方法与质性方法“合二为一”,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仍然可以综合运用质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不过综合运用源自不同范式的方法并不容易,因为不同的研究者的研究领域不同,往往惯于采用自己研究领域的典型范式,而不熟悉其他领域的范式^[32]。在地方依附测度时,研究人员通常采用的途径是从质性研究到定量研究,质性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确定重要的主题或概念,以便将其作为问卷调查中的变量,如尹立杰等^[45]在安徽天堂寨对乡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时,先通过深度访谈得到测度项,再制作调查问卷获取定量数据。

3 地方依附尺度的研究

国外的研究中,社区是最为常见的尺度,其次是家和城市,在地区、国家和大洲的尺度上开展得研究极少^[60]。但是地方理论中并没有明确指出社区、家与城市是否是最佳的研究尺度。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人们的流动性增强,相应的活动范围也不断拓展。虽然传统的人居环境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如村庄或教区,但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以及流动性的扩展使得地方依附的尺度相应拓展^[60]。

3.1 地方依附的不同尺度 地方的核心特征是嵌套性,即区域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为次一级的区域。因此地方依附也具有尺度,其尺度从小到大依次为:家庭居所、居所所在的建筑物、建筑物所在的社区(neighborhood)、社区所在的城市、城市所在的地区、国家、大洲等等。

研究人员一致认为,家是最典型的地方^[61],是连续性(continuity)、秩序根植性、自我认同、依附、隐私、舒适、安全和庇护的象征^[62]。家意味着所有权,象征着家庭生活和幸福,是人们建构现实的主要固定参照点^[61]。与城市相比,社区的尺度更小,边界也难以确定。Kusenbach^[63]在定性访谈的基础上指出,社区本身包含了若干场所,特征鲜明,具有嵌套性,甚至可能包含飞地。居住在同一处的人,对社区的界定很可能因为采用的标准不同而存在差异。许多从事地方依附的研究人员曾经从事过社区研究,另外,与地方依附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居住满意度的研究往往以社区为研究尺度,因此大约四分之三的研究都是在社区的尺度上开展的^[18]。城市也是重要的研究尺度,TUAN^[64]认为城市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容易在地图上定位和可视化。城市与自然景观不同,是人为创建的环境,具有专属名称,相较于社区和地区,其边界更易确定。地区的尺度与社区类似,都不甚清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地区作为地方依附的尺度未免过大^[64]。但是,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地区承载了深厚的民族主义内涵,人们也可能对地区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如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以色列的西岸,波兰的加利西亚地区等^[60]。研究人员对地方依附国家尺度的关注更多地在于其象征意义,以及人们在迁移时其群体内部人士向群体外部人士身份的转变,而不是在这一尺度下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欧洲在大洲尺度的地方依附研究中具有典型性,但是实际研究表明,对于不同国家的国民,对欧洲的依附或认同感含义可能完全不同^[13]。

3.2 地方依附尺度的变化 随着研究区域尺度的变化,地方依附会出现怎样的变化?目前对这方面的研究极少。这些研究得到的结论与段^[64]相同,即研究区域在家、社区和城市这些尺度之间变化时,地方依附程度呈“U”型曲线,人们对家和城市的地方依附值较高,而对社区的依附程度最弱^[18]。Laczko^[65]则进一步纳入了国家和大洲的尺度加以研究。1995年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在24个国家通过两组问题来了解人们的地区/国家认同,这两组问题分别是:“你感觉与(某尺度下的)某地有多贴近?”以及“如果你能迁移去(某尺度下的)某地,你的意愿如何?”。Laczko^[65]以此为依托,分析了不同尺度下被调查者的地方依附变化情形。大部分被调查者在国家尺度的依附最强烈,而在大洲尺度的依附程度最弱,社区、城/镇以及省/州尺度地方依附的强度一般介于二者之间。在24个国家中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大部分调查对象对省(州)的依附程度列第二,而社区的依附程度最弱。虽然Laczko的论文被视为地方依附尺度研究的重要文献,但是他在分析时并未进行统计检验,因而影响了结论的信度。

TUAN^[3]曾经提出随着人们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流动性的增强,地方依附的尺度可能会随之变化,从单一的局地(社区)和国家尺度转变为区域和世界尺度。但是现有研究未能支持他的观点^[66]。即便教育程度的改善和流动性加强都成为事实,地方依附的尺度仍然保持传统性——人们依然在国家、社区以及城市尺度表现出较强的依附性。

国内学者所做的研究中,极少采用邻里/社区作为研究尺度,也缺乏对邻里/社区的规范定义。与社区较为接近的概念是居民小区。由于国内研究大量涉及旅游者的地方依附,通常以景区为研究区域^[67],范围可能小至一个村落^[68]、一个公园^[69]、一条街道^[44],或者较大的范围如数个村落^[45]乃至更大的范围;以居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尺度包括城市^[70]、大学城^[46]、酒吧^[71]等等。研究人员通常不会就研究尺度专门说明;至于比较不同尺度的地方依附,国内目前尚未有研究人员开展这方面研究。

4 地方依附的前因后果

地方依附的前因是指地方依附的预测变量,地方依附可以视为其前因的因变量,研究地方依附的前因有助于揭示地方依附的机制。另一方面,地方依附的维度也可以称为相关行为的预测变量,此时相关行为即被视为地方依附的后果。

4.1 地方依附的前因 地方依附的预测变量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社会人口学变量、社会变量以及物理环境变量^[13]。社会人口学变量包括:居住时间、年龄、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家庭房屋所有权、社区规模、有无子女、流动性以及流动范围等。在这些变量中,居住时间曾经作为替代性指标来衡量地方依附的程度^[33],研究人员一致认同该变量的预测性^[60],即当人们在某地居住时间越长,对该地的地方依附程度就越高。但是对于该变量与地方依附之间是否是线性关系尚无定论^[13],而该变量对地方依附不同维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72],地方认同的形成通常滞后于地方依赖。流动性(mob-

ility)这个变量与居住时间密切相关,它有多种表现形式,如规律性的上班通勤、频繁出差等,旅游也是流动性的表现形式之一,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使得其对地方依附的影响也具多样性^[43,60]。另一个得到研究人员普遍认可的自变量是家庭房屋所有权^[60],该变量也曾作为替代性指标来衡量地方依附的程度^[33],当人们拥有家庭房屋的产权时,无疑有利于提高地方依附的程度。研究人员对其他自变量对地方依附的影响则未达成一致,如有的研究人员认为年龄对地方依附有促进性,有的研究人员得到的结论却相反^[33],这表明其间可能存在调节或中介变量^[13]。

通常用于预测地方依附的社会变量是社区关系。研究人员使用不同的指标来体现社区关系,如邻里关系的紧密程度、邻里间非正式的社交活动的参与程度等^[73]。Scopelliti等^[74]在研究罗马大学生的思乡之情时,指出他们在家乡的社交强度越大,思乡之情也越深,如果将思乡之情视为地方依附的替代性指标,得到的结论是邻里关系越好,地方依附的程度也越高。邻里的密切关联使得人们赋予该地更丰富的意义,有助于培养人地之间的感情纽带,而地方依附的增强会促使人们更愿意接触邻里,因而形成良性循环^[13]。

物理环境变量包括自然、建筑或城市等方面的属性。与社会人口学变量相比,物理环境变量的指标更容易获取;与社会变量相比,物理环境变量的指标更为多元化。物理环境指标中,有些指标如建筑密度易于客观量度,有些指标如街区的干净程度却需要训练有素的观察人员测量,难免带有主观性。前者如Hur等^[75]使用卫星影像和GIS软件来获取物理环境参数如植被覆盖度,研究这些参数与居住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后者如Félonneau^[76]的研究,他指出当人们感觉周边环境更愉悦、更干净时,地方依附的强度也更高,但是环境的干净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感受。Fried^[77]对美国42个都市开展的调查表明,物理环境参数比社会参数能更好地拟合居住满意度(即社区和居所依附),其预测变量按其重要性分别是:是否接近自然环境、房屋质量、社区品质、安全感、家庭房屋所有权、市政设施、邻里和社区感以及建筑密度。Harlan等^[78]在美国凤凰城的研究中,则认为地方依附的最佳预测物理环境变量包括对居住区域的掌控感、邻里稳定性、干净程度以及秩序。但是因为物理环境指标众多,反而难以形成共识^[79]。

国内的研究通常将地方依附的前因分为人口学特征、行为特征和当地环境三个方面^[80],主要关注旅游者或旅游地居民,因此其指标体系与国外研究存在差异。对旅游者地方依附产生影响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平均月收入、居住地等;行为特征包括停留时间、游伴、信息来源、熟悉程度等;当地环境包括景区的历史文化、景区环境、消费水平、景区开发水平等^[39]。对(旅游地)居民地方依附产生影响的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年龄、社会阶层等;行为特征主要包居住时间、获得的经济效益、是否参与旅游业等;当地环境包括景区的商业化程度等^[40]。国内研究与国外研究的分析方法也存在差别,国外

研究往往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或回归分析来研究地方依附的前因后果,国内研究使用较多的方法则是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等。如唐文跃和张捷等^[81]通过方差分析发现了旅游者地方感的社会人文维度会因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回归分析方法较少被国内研究人员采纳的原因可能是方程的拟合度不高,这也是预测变量研究效度遭受诟病的原因。

4.2 地方依附的后果 对地方依附后果的研究通常集中于与地方有关的活动方面。研究人员一般认为在地方依附建立之后,人们更愿意参与到与地方休戚相关的活动中来。如 Vaske 等^[82]发觉在地方认同与环境友好行为如循环利用资源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另一方面,有些研究人员的结论却与之相反,如 Lewicka^[83]在全国性的采样调查中,并未发现地方依附和人们参与当地社交活动之间有任何关联。研究人员的结论存在冲突之处,原因有很多种。人们是否参与到活动之中,不仅受到活动内容的影响,还受到活动运作流程的影响,如果人们对活动效果缺乏掌控性,可能会使他们参与活动的意愿减弱^[84];此外和谁一起参与活动也很重要。人们参与活动的意愿还取决于社区的社交信条以及个体对信条的接纳程度,地方依附仅仅是人们决策过程的其中一环^[21]。

国内的大量研究以景区为研究区域,考察当地居民或旅游者的地方依恋对旅游发展支持度、游客的综合满意度、购物行为、游客忠诚度、资源保护态度和行为等产生的影响。例如许振晓等^[67]通过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九寨沟景区居民的地方感和发展期望如何对感知获益和感知成本的影响,并通过这两者影响旅游发展支持度。又如苏勤等^[85]发现地方感的形成对苏州园林旅游者的遗产保护态度及遗产保护行为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效应。

5 应用

地方依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管理研究中,如国家公园、自然遗产地、户外游憩地等。对自然资源地的地方依附影响了使用者对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的态度和使用者保护资源环境的日常行为。如 Kaltensborn 等^[86]比较了国家公园和矿业历史文化城镇中当地人和旅游者地方依附的性质与强度,以及他们对资源管理措施的态度,指出资源管理研究和政策制定都需要考虑利益相关者与特定地方的关系,因此需对传统的地方观念重新解构。Smith^[87]将地方依附研究用于评价城市文化环境的多元性,他研究了从乡村移居城市的居民对过往环境的地方依附。Brown^[88]将景观价值视为地方依附的心理维度的子集(subset),在美国阿拉斯加的 Chugach 国家森林公园、Kenai 半岛海滩区以及 Anchorage 公园展开不同主体对景观价值评估的对比研究。其中民众的景观价值取向涵盖美学、经济、休闲、生态、学习、生物多样性、精神性、存在、未来考量、生产、治疗、文化和野生等 14 种类型;而景区管理层的景观价值取向仅包括美学、生物多样性、文化、经济、未来考量、存在、生态、休闲以及生产等九种类型,不仅类型减少,排序也存在差异。Brown 通过对比二者的区别,了解当地自然保护区规划的不足。虽然研究人员关注游憩者

的地方依附对管理措施的态度及其行为的影响,却很少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从而削弱了这些研究的应用价值^[81]。

国内研究人员认为地方依附研究的应用领域大致可以分为 4 类:①指导景观设计、旅游规划和城市规划设计。如唐文跃^[81]较早即指出地方感研究对旅游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培养旅游者对景区的地方感可以促进旅游者的光顾频次,培养当地居民的地方感有助于提升他们对旅游景区开发的支持度;吴小旭^[68]建议依据地方依附理论进行乡村旅游度假产品的开发;周夏^[70]认为可以通过传播媒介来塑造城市的形象,培养人们对城市的地方依附。②构建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景区品质。如李九全等^[42]认为景区竞争力涉及游客的旅游体验和当地居民的热诚度与归属感,因此其评估指标可以通过当地居民和游客对景区的内在知觉与情感来构建。③城市休闲业发展与规划。城市休闲主体对城市的感知、体验、认知和态度是构成城市休闲的“软件”,一个城市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休闲城市”,必须剖析城市作为“地方”的主体性和休闲主体的感知、体验、态度及它们之间的关系^[89]。④节事(event)研究。地方依附的相关研究中鲜有涉及事件场所(event venue),只有少数学者在探讨地方理论时涉及到节事活动。节事场所的地理学研究是节事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戴光全及其合作者^[52-53,90]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6 评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研究人员对地方依附这一领域的兴趣不断增长,相关的研究与发表论文也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但主要集中于实证方面,对于理论的研究很少。Lewicka^[13]甚至认为,地方依附的理论研究 30~40 年前相比几无进益,其表现之一就是多年前的若干重要文献至今仍为后续研究者反复引用^[3,64,91],并不过时。总体而言,研究重点仍然集中于对现有环境的地方依附,如地方依附的尺度(scale)与维度(dimension),对地方依附量表的研究成为进展最快的一个方向。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们在居住满意度和住所依附这两方面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因而提出了不少独具特色的量表,如 Fornar 等^[79]制订的社区依附量表。一方面研究人员将量表应用于不同的尺度,如 Hidalgo 等^[18]用同一套量表测度居所、社区和城市这三个尺度的地方依附,并加以比较;另一方面则致力于拓展新的维度,如 Williams^[92]对量表的多种修正。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对地方依附的研究明显滞后,大陆地区对地方依附的研究也滞后于我国台湾地区。国内研究人员主要侧重于旅游地理这一领域,关注旅游者地方依附的形成机制、认知架构与旅游形象建构等方面。下面将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逐一回顾。

6.1 概念体系有待辨析 研究人员对不同概念之间的关系存在分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极大地阻碍了相关研究的进展^[93]。以地方依附、地方感和地方认同这三个最为常用的概念为例,部分研究人员认为这三者内涵相同,在研究中常交替使用^[94]。有些研究人员将地方依附与地方认同视为地

方感的子概念,如 Stedman^[55] 研究物理环境对地方感影响时采纳的便是这一观点,又如姚莹^[95] 将地方感分解为地方感知(cognition)和地方依附两个维度。有些研究人员将地方依恋视为地方认同的维度之一,如 Lalli^[35];有些研究人员则认为地方认同是地方依附的维度之一,如 Williams 等^[27]。这三者的关系也是研究的热点,不同的研究根据其理论背景选择相应的概念和操作方法,但对概念结构的界定以及研究操作方法上仍有待于澄清。

6.2 研究视角多为静态,研究区域偏向单一 研究人员往往将地方依附视为静态概念,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人们的流动性在增强,即使长期居住在一处,但地方的独特性也在不断改变,地方依附及其内涵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为了了解并揭示其过程与机制,需要采用动态视角,并以历史性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但现有研究的视角缺乏动态性,地方依附的研究通常集中于一地,很少有研究人员围绕人们对不同地方所形成的地方依附进行对比研究^[18],也很少有研究人员考察地方依附的动态过程。例如当人们迁移时,无论迁移是出于自愿还是强制,迁移者都会体验到负面的情绪^[91];Bowly^[11]也指出,人们可能在逐渐形成对现有环境的依附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对过往环境的依附,Giuliani 等^[5]以及 Scopelliti 等^[74]在各自的研究中都探讨了双(多)重地方依附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多重地方依附的时空变化过程却几乎没有触及。地方依附作为动态发展的心理结构^[91],横断面的研究往往只能反映一个时点的情况,采用纵向的研究设计将是更好的选择。

6.3 研究方法以定量为主,质性研究较为缺乏 从研究方法上看,多数研究采用量表测量和数理统计分析等定量方法,较少运用质性方法如实地调查法(field research method)和实验心理学方法^[81-96]。而质性方法主要仍沿袭传统手段如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讨论和观察等等,无法揭示地方依附所具有的完整意义,研究人员对于“新”方法相较于传统方法如访谈的特点、优点及不足也缺乏深入的了解^[47]。研究人员对于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也不多,如偏向空间层面的研究中就很少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IS)^[97]。地方依附作为一个内隐的心理结构^[98],采用自我报告式研究结果往往很难避免社会赞许性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研究人员采用实验法测量如内隐联想测验(IAT),将可以避免这种偏差带来的影响。

6.4 研究的本土化应引起重视 对于地方依附研究的本土化和国外研究成果借鉴的适用性,尚有待研究人员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国内研究甚至连同一英文术语的译名也难以统一,如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就被译为地方依恋、地方依附感等。研究人员不仅需要地方理论的相关概念在翻译上加以统一,还应当与国际研究接轨,对概念内涵和体系框架做出应有的贡献。地方依附量表的本土化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以应用最为广泛的二维测度量表^[9]为例,其中的测度项在汉化时便存在诸多问题,如“这里是我做喜欢的事情的最好地方”,不符合一般人的语法习

惯。中国独特的户籍制度和快速城市化背景也会对地方依附产生影响,也给研究人员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值得研究人员深入探讨,从而丰富地方依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7 展望

城市化进程在全球的推进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带来了社会、经济与文化诸多方面的变革。城市空间扩展是城市化过程以及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99]。城市发展与变迁使得城市空间不断地被不同的社会团体所占据、重构或放弃,城市空间内部的地方意义与地方依附也呈现出不断的碰撞与融合^[20]。《中国统计年鉴 2014》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人口由 1978 年的 1.73 亿增加到 2013 年的 7.31 亿,年均增长率达到 4.2%,城市化水平由 17.92% 提高到 53.7%,设市城市数量由 190 个增加到 658 个,这些数据无不表明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与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空前活跃,城市在空间上不断扩张蔓延,城市形态与特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也因此对居民的地方依附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地方依附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地方依附的形成也有助于促进社会群体的稳定,但是地方依附并非静止的,会随着人、活动或过程的变化乃至地方的迁移而随之改变^[7]。当地方依附的要素(人、过程、地方)出现变化时,人-地关系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人们会重新评估自己的地方依附甚至重新界定自己的地方依附。吴莉萍等^[100]曾在北京的城市边缘区、城乡交接区和城市远郊区的三个乡村社区对居民的社区地方感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城市化进程产生的空间重构导致居民社区依附程度存在差异,对城市化进程对地方依附的影响做了初步的探究。此外,城市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因其地方依附的差异,在客观上构成了文化与认同融合的壁垒^[101]。不同社会群体的地方依附往往是建立在排除他者的狭隘地方想象基础之上,对于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诉求^[102]。因此揭示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居民地方依附的动态过程,展现不同社会群体对地方意义的诉求,有助于阐明人地关系的演进历程,对促进同一地域范围内不同社会群体的融合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地方依附的研究在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外研究相比,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我国的快速城市化背景为地方依附研究提供了深厚的土壤,研究人员应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在对地方依附概念与理论充分梳理的基础上,尽快地统一地方依附的核心术语体系,将关注更多地转向城市化进程中的居民,了解城市中不同社会群体在城市化进程中地方依附的强度与动态变化,并逐步开展多重地方依附方面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国内的研究人员应注重质性方法的应用,并尝试在研究中结合质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以揭示地方依附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充分体现地方所承载的多重意义,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研究成果,缩小与国外同行的差距,丰富地方依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并进而做出独特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TUAN Y F. Rootedness versus sense of place[J]. *Landscape*, 1980, 24(3): 3-8. AZJ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 179-211.
- [2] WRIGHT J K. Terrae incognita: The place of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47, 37: 1-15.
- [3]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J]. *Progress in geography*, 1974, 6: 233-246.
- [4]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M]. London: Pion, 1976.
- [5] GUILIANI M, FELDMAN R. Place attachment in a developmental and cultural contex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3, 13: 267-274.
- [6] PERKINS D D, LONG A D. Neighbourhood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A multi-level analysis[C]// FISCHER A, SONN C, BISHOP B, et al.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Research,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Plenum Press, 2002: 291-318.
- [7] BROWN B, PERKINS D D, BROWN G. Place attachment in a revitalizing neighbourhood: Individual and block levels of analysi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3, 23(3): 259-271.
- [8] GOSLING E, WILLIAMS K. Connectedness to nature, place attachment and conservation behavior: Testing connectedness theory among farmer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3): 298-304.
- [9] WILLIAMS D R, ROGGENBUCK J W. Measuring place attachment: Some preliminary results[C]// MACAVOY L H, HOWARD D. *Abstracts of the 1989 leisure research symposium*. Arlington, VA: National Recreation and Park Association, 1989: 32.
- [10]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 [11]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 Attachment, Vol. 1[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 [12] SCANNELL L, GIFFORD R.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1): 1-10.
- [13] LEWICKA M. Place attachment: 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40 year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1, 31: 207-230.
- [14] 黄向, 保继刚, WALL GEOFFREY. 场所依赖(place attachment): 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J]. *旅游学刊*, 2006(9): 19-24.
- [15] 范业正. 区域旅游规划与产品开发研究[D]. 北京: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1998.
- [16] 陈传康. 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理论和案例研究[J]. *旅游学刊*, 1986(1): 14-20.
- [17] 唐文跃. 地方感研究进展及研究框架[J]. *旅游学刊*, 2007(11): 70-77.
- [18] HIDALGO M C, HERNÁNDEZ B. Place attachment: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quest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1, 21: 273-281.
- [19] SCHREYER R, JACOB G R, WHITE R G. Environmental meaning as a determinant of spatial behavior in recreation[C]// FRAZIER J W, EPSTEIN B J. *Proceedings of applied geography conferences: vol. IV*. Kent State University, 1981: 294-300.
- [20] PROSHANSKY H M. 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78, 10(2): 147-169.
- [21] JORGENSEN B, STEDMAN R. Sense of place as an attitude: Lakeshore owners' attitudes toward their propert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1, 21: 233-248.
- [22] KYLE G, MOWEN A, TARRANT M. Linking place preferences with place mean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 motivation and place attach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4, 24: 439-454.
- [23] RAMKISSOON H, SMITH L D G, WEILER B. Test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its relationships with place satisfaction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pproach[J]. *Tourism management*, 2013, 36(3): 552-566.
- [24] SHAMAI S. Sense of place: An empirical measurement[J]. *Geoforum*, 1991, 22: 347-358.
- [25] HAMMITT W E, STEWART W P. Sense of place: A call for construct clarity and management[C]// The six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ociet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State College, PA, 1996.
- [26] MILLIGAN M J. Interactional past and potential: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ace attachment[J]. *Symbolic interaction*, 1998, 21(1): 1-33.
- [27] WILLIAMS D R, VASKE J J.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Valid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a psychometric approach[J]. *Forest science*, 2003, 49: 830-840.
- [28] HAY R. Sense of place in developmental contex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8, 18(1): 5-29.
- [29] LOW S M. Symbolic ties that bind[M]// ALTMAN I, LOW S M. *Place attachment*.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2: 165-185.
- [30] CHOW K, HEALEY M.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First-year undergraduates ma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home to universit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8, 28(4): 362-372.
- [31] PATTERSON M E, WILLIAMS D R. Maintaining research traditions on place: Diversity of thought and scientific progres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5, 25: 361-380.
- [32] HENNINK M, HUTTER I, BAILEY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M]. London: Sage, 2010.
- [33] RIGER S, LAVRAKAS P J. Community ties: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urban neighborhoods[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1, 9: 55-66.
- [34] TAYLOR R B, GOTTFREDSON S D, BROWER S. Neighborhood naming and as an index of attachment to place[J].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1984, 7: 103-125.
- [35] LALLI M. Urban-related identity: Theory,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finding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2, 12: 285-303.
- [36] MCANDREW F T. The measurement of rootedness and the prediction of attachment to hometowns in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8, 18: 409-417.
- [37] FRIED M. Grieving for a lost home[C]// DUHL L J. *The urban condition: People and policy in the metropoli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3: 124-152.
- [38] RAYMOND C M, BROWN G, WEBER D.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Personal,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nection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 422-434.
- [39] 李芬. 城市内湖旅游者地方感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 [40] 唐文跃. 城市居民游憩地方依恋特征分析: 以南京夫子庙为例[J]. *地理科学*, 2011(10): 1202-1207.
- [41] 周慧玲, 许春晓, 唐前松. “认知差距”、“情感”与旅游者“场所依恋”的关系研究: 以都江堰为例[J]. *人文地理*, 2010(5): 132-136.
- [42] 李九全, 王立. 基于地方依附感原理的景区旅游竞争力探析[J]. *人文地理*, 2008(4): 79-83.
- [43] GUSTAFSON P. Place, place attachment and mobility: Three sociological studies[C]// *Goteborg studies in sociology*, No 6.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Goteborg University, 2002.
- [44] 邱慧, 周强, 赵宁曦, 等. 旅游者与当地居民的地方感差异分析: 以黄山屯溪老街为例[J]. *人文地理*, 2012(6): 151-157.
- [45] 尹立杰, 张捷, 韩国圣, 等. 基于地方视角的乡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 以安徽省天堂寨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10): 1916-1926.
- [46] 熊晖, 张敏, 姚磊, 等. 大学生的地方依恋特征与形成机制: 基于南京仙林大学城的调查[J]. *人文地理*, 2013(5): 31-35.
- [47] TRELL E, VAN HOVEN B. Making sense of place: Exploring creative and (inter)active research methods with young people[J]. *Fennia*, 2010, 188(1): 91-104.
- [48] CARPIANO R M. Come take a walk with me: The “Go-Along” interview as a novel method for studying the implications of place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J]. *Health & place*, 2009, 15(1): 263-272.
- [49] HARPER D. Meaning and work: A study in photo elicitation[J]. *Current sociology*, 1986, 34(3): 24-46.
- [50] SHAW J, ROBERTSON C. *Participatory video*[M]. London: Routledge, 1987.
- [51] 杨均, 保继刚. 旅游社区外来经营者地方依恋的特征分析: 以阳朔西街为例[J]. *人文地理*, 2012(6): 81-86.
- [52] 戴光全, 梁春鼎. 基于网络文本内容分析的重大事件意义研究: 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为例[J]. *旅游学刊*, 2012, 27(10): 36-45.
- [53] 戴光全, 梁春鼎, 陈欣. 基于扎根理论的节事场所与会展场馆场所依赖差异: 以2011西安世界园艺博览会园区和琶洲国际会展中心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9): 1707-1721.
- [54] 黄向, 温晓珊. 基于 VEP 方法的旅游地地方依恋要素维度分析: 以白云山为例[J]. *人文地理*, 2012(6): 103-109.
- [55] STEDMAN R C. Is it really just a social constructio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to sense of place[J].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03, 16: 671-685.
- [56] STEDMAN R C. Sense of place and forest science: Toward a program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J]. *Forest science*, 2003, 49: 822-829.
- [57] BECKLEY T M, STEDMAN R C. Snapshots of what matters most: Using resident-employed photography to articulate attachment to place[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07, 20(10): 913-929.
- [58] WILLIAMS D R, PATTERSON M E. Snapshots of what, exactly? A comment on methodological experimentation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 in place research[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07, 20(10): 931-937.

- [59] BOLAN M. The mobility experience and neighborhood attachment[J]. *Demography*, 1997, 34: 225 - 237.
- [60] GUSTAFSON P. Mobility and territorial belonging[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9, 41: 490 - 508.
- [61] PORTEOUS J D. Home: The territorial core[J].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1976, 66: 383 - 390.
- [62] CASE D. Contributions of journeys away to the definition of home: An empirical study of a dialectical proces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96, 16: 1 - 15.
- [63] KUSENBACH M. A hierarchy of urban communities: Observations on the nested character of place[J]. *City & community*, 2008, 7(3): 225 - 249.
- [64] TUAN Y F. Place: An experiential perspective[J]. *Geographical review*, 1975, 65: 151 - 165.
- [65] LACZKO L S. National and local attachments in a changing world system: Evidence from an international survey[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5, 15(3): 517 - 528.
- [66] LEWICKA M. What makes neighborhood different from home and city?. Effects of place scale on place attachmen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30: 35 - 51.
- [67] 许振晓, 张捷. 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 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J]. *地理学报*, 2009, 64(6): 736 - 744.
- [68] 吴小旭. 基于旅游涉入与地方依恋理论的乡村旅游度假产品发展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0.
- [69] 刘婷. 城市公园场所使用及场所依恋研究[D]. 北京: 北京林业大学, 2010.
- [70] 周夏. 城市形象传播中城市地方感的媒介呈现研究[D]. 南宁: 广西大学, 2013.
- [71] 林耿, 王炼军. 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 以广州为例[J]. *地理科学*, 2011(7): 794 - 801.
- [72] HERNÁNDEZ B, HIDALGO M C, SALAZAR-LAPLACE M E, et al.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in natives and non-nativ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7, 27: 310 - 319.
- [73] BROWN B B, PERKINS D D, BROWN G. Incivilities, place attachment and crime: Block and individual effec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4, 24: 359 - 371.
- [74] SCOPELLITI M, TIBERIO L. Homesicknes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ole of multiple place attachment[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10, 42: 335 - 350.
- [75] HUR M, NASAR J L, CHUN B. Neighborhood satisfaction, physical and perceived naturalness and opennes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0, 20: 52 - 59.
- [76] FÉLONNEAU M L. Love and loathing of the city: Urbanophilia and urbanophobia, topological identity and perceived incivilit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4, 24: 43 - 52.
- [77] FRIED M. Residential attachment, Sources of residential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82, 38: 107 - 119.
- [78] HARLAN S L, LARSEN L, HACKETT E J, et al.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in urban environments[C]//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Philadelphia, 2005.
- [79] FORNARA F, BONAIUTO M, BONNES M. Cross-validation of abbreviated perceive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PREQ) and neighborhood attachment (NA) indicators[J].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009, 42: 171 - 196.
- [80] 龚花, 毛端谦. 国内地方依恋研究综述[J].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3(3): 77 - 82.
- [81] 唐文跃, 张捷, 罗浩, 等. 九寨沟自然观光地旅游者地方感特征分析[J]. *地理学报*, 2007(6): 41 - 50.
- [82] VASKE J, KOBRIN K. Place attachment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001, 32(4): 16 - 21.
- [83] LEWICKA M. Ways to make people active: Role of place attachment, cultural capital and neighborhood t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5, 24: 381 - 395.
- [84]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 179 - 211.
- [85] 苏勤, 钱树伟. 世界遗产地旅游者地方感影响关系及机理分析: 以苏州古典园林为例[J]. *地理学报*, 2012, 67(8): 1137 - 1148.
- [86] KALTENBORN B P, WILLIAMS D R. The meaning of place: Attachments to Femundsmarka National Park, Norway, among tourists and locals[J]. *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2, 56: 189 - 198.
- [87] SMITH J S. Rural place attachment in Hispanic urban centers [J]. *Geographical review*, 2002, 92(3): 432 - 451.
- [88] BROWN G. Mapping spatial attributes in survey research for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J].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005, 18: 17 - 39.
- [89] 韩光明, 黄安民. 地方理论在城市休闲中的应用[J]. *人文地理*, 2013(2): 125 - 130.
- [90] 肖璐. 节事感知与地方认同的关系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2.
- [91] PROSHANSKY H M, FABIAN A K, KAMINOFF R. Place-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83, 3: 57 - 83.
- [92] WILLIAMS D R. Notes on measuring recreational place attachment[Z]. 2000.
- [93] 朱竣, 刘博. 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1): 1 - 8.
- [94] ROWLES G D. Place and personal identity in old age: Observations from Appalachi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983, 3: 81 - 104.
- [95] 姚莹. 城郊遗产型景区游憩者地方感研究[D]. 泉州: 华侨大学, 2012.
- [96] 庄春萍, 张建新. 地方认同: 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分析[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9): 1387 - 1396.
- [97] AITKEN S, STUTZ F, PROSSER R, et al. Neighborhood integrity and resident's familiarity: Using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o investigate place identity[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2003, 84: 2 - 12.
- [98] DIXON J, DURRHEIM K. Dislocating identity: Desegreg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lace[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4, 24: 455 - 473.
- [99] 闫梅, 黄金川. 国内外城市空间扩展研究评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7): 1039 - 1050.
- [100] 吴莉萍, 周尚意. 城市化对乡村社区地方感的影响分析: 以北京三个乡村社区为例[J]. *北京社会科学*, 2009(2): 30 - 35.
- [101] LEES L, SLATER T, WYLY E. *Gentrific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89 - 128.
- [102] 朱竣, 钱俊希, 吕旭萍. 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 以广州小洲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12(1): 18 - 24.

(上接第 141 页)

4 结语

水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资源, 是人们生命的摇篮。地下水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健康, 水资源问题将普遍存在, 尤其是像郑州这样的人口密集城市。日益严峻的水资源问题, 促使我们不断寻求解决途径, 推行新的管理办法。政府部门制定一些治理措施来改善地下水环境状况固然重要, 但更加重要的是要通过大力宣传, 增强城乡居民及企业的环保意识, 还要本着预防为主的原则合理利用地下水, 才是保护珍贵水资源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1] 郑州市水务局. 郑州市水资源公报(2012) [A]. 2014.

- [2] 郑州市政协委员会. 关于保护郑州市地下水资源的建议[A]. 2012.
- [3] 郑州市政协委员会. 保护地下水资源加强地下水统一管理调度[A]. 2014.
- [4] 蒋辉, 孙芳, 张秀艳. 郑州地区劣质地下水的形成与防治[J]. *工程勘察*, 2010(9): 39 - 44.
- [5] 邓晓颖, 牛波, 张晋, 等. 郑州市地下水环境现状分析[J]. *地下水*, 2007(5): 69 - 71.
- [6] 穆小玲, 江海涛. 郑州市城区地下水动态[J]. *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 2010(5): 62 - 63.
- [7] 郑州市水利局, 郑州大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郑州市水资源综合规划要点报告[R]. 2007.
- [8] 郑州市人民政府. 关于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A]. 2006.
- [9] 张倩. 浅议地下水污染治理技术方法及进展[J]. *干旱环境监测*, 2008(3): 174 - 178.
- [10] 郑州市政协委员会. 开展地下水回灌 保护地下水资源[A]. 2014.